

# 克里斯·马吉：穿越 80 年历史的镜头对话

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

## 访谈录

### 不忘过去 珍惜当下 是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文汇报：约翰·马吉先生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中国难民、拍摄日军暴行，中国人民心存感恩、永远铭记。您是怎么看待您祖父在中国的人道义举的？

克里斯：我的祖父是我们家族后代的楷模。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没有出手。在那个时候，我祖父有两个选择，他有美丽的妻子，我祖母，还有 4 个可爱的孩子，他可以和家人在一起，度过每一天快乐的生活。但是他选择留在南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这些受着苦难的中国人民。就是不讲宗教或者职业的因素，我相信我的祖父天生就怀有仁爱之心，他选择的就是他认为正确的。当时并没有谁逼迫他留在南京，反而是美国的大使馆一再发出撤离警告，劝诫他们迅速离开。但是，他还是选择留在南京，留在中国，因为他认为这才是正确决定，这才是他应当秉持的价值观。

文汇报：您第一次听到南京大屠杀这段黑暗的历史，是在什么时候？

克里斯：我第一次听说南京大屠杀以及祖父帮助中国人的故事，大概是 9 岁、10 岁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觉得那段历史离我非常遥远，因为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常常会给我读我祖父给我祖母的那些信，我的父亲和我的叔伯们会谈论到这段历史，但是其他的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西方人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我祖父的摄影机和胶片母片，我们都没有很好地重视。当然，因为那段影片是很久以前的 1937 年拍摄的，我们有时也想在家里播放观看，但是生怕过去了那么长时间，如果播放的话可能会损坏它。所以我们也非常小心，小心翼翼地保存了好多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摄影机和胶片母片已经被评为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看到这样巨大的转变，我真的打心眼里高兴。

文汇报：去年您首次访问南京，后来又再度来宁，拍摄今天的南京。在这个拍摄过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克里斯：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是什么力量在鼓励着我多次来到南京。去年，我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了解了这样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的内心就萌发了这样的冲动。我更愿意了解南京、亲近南京。

在参观纪念馆时，看到触目惊心的累累白骨，好像有一把刀子插在我的胸口，再联想到我祖父当年亲眼见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之后，我心里特别难过。那是我在我在南京的第一天，尽管有摄影团队全程拍摄，我依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躲在角落偷偷哭泣。当我感同身受地想去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那么多中国人失去了家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生命，在我真的来到这个城市，去触摸这段历史的时候，内心是特别震惊、特别悲痛。所以，这之后，我更致力于在摄影这条路上走下去。让更多的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文汇报：您怎么会想到用拍摄今天南京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您的祖父？

克里斯：我的祖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他的影像片成了最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而我作为他的孙子、他的后人，来记录当下的南京人民的幸福生活，我认为这是我们家族成员良好品质的传承。去年我拍摄了很多南京现在的照片，我会拿着这些照片，和我祖父当年在战火纷飞的南京的照片做对比。这样，我仿佛穿越了 80 年的历史与祖父展开心灵上的交流。

我还很高兴认识了夏淑琴女士。夏女士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在这么小的年龄，就经历了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在夏淑琴一家 9 口人 7 人遇难后的没几天，我的祖父遇到了她。我的祖父怀着沉重的心情，请她陈述了家人遇害的全过程。对于一个当时年仅 8 岁的孩子，那是一个痛苦的回忆。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听我爸爸说，我祖父感到非常愧疚，如果他当时能及时赶到，也许夏淑琴一家不会一下子有这么多人遇害，他觉得非常对不起夏淑琴一家这样的中国难民。

后来，我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重生-繁衍”展厅里，看到了现在的夏淑琴老人的全家福照片，感到特别欣慰。她很坚强。所以，在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向她表示我的钦佩之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说她是个骗子，日本右翼分子说她是假证人，不愿意相信她陈述的那段历史。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证实了这段历史，她也有了非常幸福的大家庭。不忘过去珍惜当下，不让南京大屠杀这种暴行再次发生，这是我们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记录这座城市 80 年沧桑巨变，见证今日南京的繁荣祥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他和堂兄弟瑞克约定，带着各自的孩子，参加今年的中国国家公祭日活动。他说，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的祖辈曾在这里为苦难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人道救助，要记住这段历史，传承祖辈留给我们的美好品德。

西方侨民一起竭尽所能救助了 25 万多难民，他还冒着生命危险用一台 16 毫米的电影摄影机拍摄记录了日军暴行的电影胶片。这是留存至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80 年后，约翰·马吉先生的孙子也扛起了摄影机，沿着祖父当年的足迹，通过在相同的地点拍摄，与祖父展开了穿越 80 年历史的镜头对话，



克里斯·马吉在祖父约翰·马吉的铜像前。 刘晓光摄



1937年12月，约翰·马吉先生拍摄的夏淑琴家受难现场。



克里斯·马吉拜访夏淑琴老人。 刘晓光摄



马吉全家合影。前排左一为约翰·马吉，后排右一为小约翰·吉利斯比·马吉。（除署名外，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

## 高高飞翔

啊！我终于挣脱了地球的束缚  
展开笑声涂银的双翼在空中舞蹈  
我朝着太阳爬升  
与阳光剪裁的云朵翻滚嬉戏——  
做你难以梦到的千百件事情——  
转圈、拉高、摇摆  
在阳光普照的寂静高天翱翔  
我一路追逐狂啸的风  
将急不可耐的战机从无声的空中穿过去  
在狂灼的悠长蓝天里向上，再向上  
我从容优雅地抵达了风吹的最高点  
没有云雀或者老鹰曾在那里飞翔  
我心地泰然，却欢欣无比，就这样  
我脚踏高得无人涉足的神圣空间  
我伸出手来，触摸到了上帝的脸庞  
——小约翰·吉利斯比·马吉 1941年

## 我感觉我的祖父就在这里

古都南京，午后的太阳穿透了深秋的薄雾。紫金山东白水河边，夏淑琴老人居住的安静小区，来了一位身材高大的外国人。克里斯·马吉，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摄影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约翰·马吉的孙子。

得知纪念馆安排他拜访夏淑琴老人的消息，克里斯有些兴奋。他说：“这个安排太好了！在我的心中，夏淑琴女士是一名女英雄，能够再次拜访她，特别有意义。我很想念她，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

夏淑琴是目前南京在册、人数不足百名的大屠杀幸存者中的一位。12年前，她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应诉，以一家7口人被侵华日军杀害的悲惨遭遇，严厉驳斥日本右翼学者否认她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谎言；2年前，应南加州大学邀请，访问美国洛杉矶，录制南京大屠杀证言。

老人正在家里等候着。见了面，克里斯用不太熟练的汉语对夏淑琴老人说：“很高兴又见到您！”老人拉着克里斯的手，问长问短的，仿佛有说不完的话。交谈中，老人说的是南京话，但克里斯说的是英语，虽然言语不通，但两人心领神会，好像彼此都知道对方讲的是什么内容，志愿者零星的翻译也显得多余，语言的隔阂此时此刻全然消失。

看到克里斯，夏淑琴老人谈起了约翰·马吉先生，思绪又拉回到了81年前那段黑暗的日子——“那天，1937年12月13日，一群日军闯进我家，我被捅了三刀，昏死过去。醒来后我浑身是血，感觉痛、冷、饿，4岁的妹妹在旁边哭着要妈妈，哭着喊饿。我才看到，我的一家9口，7人被杀害。外公外婆就躺在我的眼前，被害的还有我的爸爸妈妈，两个姐姐和年仅1岁的小妹。那时，我才8岁。后来，我们遇到了拉贝先生和马吉先生，马吉先生还拍了照片……”

克里斯安慰着她，老人的心绪才慢慢平复下来。克里斯说：“今天又见到夏淑琴女士，我感觉我的祖父就在这里，仿佛我与祖父一起看着她。因为夏女士，我和祖父有了一种神奇的联系。今天，看到夏女士身体健康，生活幸

## 我仿佛和祖父再次相遇

福，儿孙满堂，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想对祖父说，您在南京的人道义举非常伟大。您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选择留在战火纷飞的南京，保护了很多苦难中的中国人。您是我们家族后人的楷模！您非常伟大！谢谢您！”

## 祖父的形象愈发伟岸

克里斯此行应邀为纪念馆的这个摄影展览做前期准备。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从父亲和叔伯那里听到了祖父约翰·马吉的故事。随着年龄渐长，祖父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愈发伟岸。

约翰·马吉先生 1884 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一个律师家庭，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1912 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来中国，任职于南京道胜堂。1937 年 9 月，他送走了妻子和 4 个孩子，不顾美国大使馆一次又一次撤离警告，留下来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在那个炼狱般的寒冬，他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助 25 万多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南京大屠杀发生第 4 天，“屠城影像记录者”约翰·马吉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拿起 16 毫米家用摄像机拍摄了 105 分钟的日军暴行镜头。他不仅拍摄了画面，还用文字记录他所拍摄每一个镜头的详细内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吉默片”。1938 年 2 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将此胶片缝在大衣里秘密带出南京，将日军泯灭人性的滔天罪行公诸于世。该片后来被命名为《南京暴行纪实》。胶片中的近百个画面又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 10 幅刊登于 1938 年 5 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先生出庭作证，与其他证人一起，用无可辩驳的铁证将松井石根等战争罪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约翰·马吉先生 1953 年在匹兹堡去世，马吉家族与南京的联系由克里斯的父辈继续着。1991 年，约翰·马吉先生的儿子大卫·马吉先生从自家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

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那台 16 毫米摄影机。2002 年，大卫·马吉先生将摄影机及胶片拷贝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为纪念馆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2015 年 10 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约翰·马吉先生使用的摄像机和电影胶片拷贝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 祖父的形象愈发伟岸

克里斯此行应邀为纪念馆的这个摄影展览做前期准备。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从父亲和叔伯那里听到了祖父约翰·马吉的故事。随着年龄渐长，祖父的形象在他心目中愈发伟岸。

约翰·马吉先生 1884 年出生于美国匹兹堡一个律师家庭，在耶鲁大学和麻省剑桥圣公会神学院毕业后，1912 年作为牧师被美国圣公会派来中国，任职于南京道胜堂。1937 年 9 月，他送走了妻子和 4 个孩子，不顾美国大使馆一次又一次撤离警告，留下来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在那个炼狱般的寒冬，他设立难民伤兵医院，参与救助 25 万多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南京大屠杀发生第 4 天，“屠城影像记录者”约翰·马吉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拿起 16 毫米家用摄像机拍摄了 105 分钟的日军暴行镜头。他不仅拍摄了画面，还用文字记录他所拍摄每一个镜头的详细内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吉默片”。1938 年 2 月，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将此胶片缝在大衣里秘密带出南京，将日军泯灭人性的滔天罪行公诸于世。该片后来被命名为《南京暴行纪实》。胶片中的近百个画面又被翻拍成照片，其中有 10 幅刊登于 1938 年 5 月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1946 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约翰·马吉先生出庭作证，与其他证人一起，用无可辩驳的铁证将松井石根等战争罪犯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约翰·马吉先生 1953 年在匹兹堡去世，马吉家族与南京的联系由克里斯的父辈继续着。1991 年，约翰·马吉先生的儿子大卫·马吉先生从自家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

当年拍摄的同款 16 毫米摄像机捐赠给该校。看到祖父的铜像与同款摄像机，克里斯动情地说：“我仿佛和祖父再次相遇。”

克里斯从祖父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电影胶片中，选取建筑、街道和河流画面，拍摄 80 年后相同地点的照片，有挹江门、鼓楼医院、江南水泥厂、栖霞寺、南京师范大学等。他还拍摄了当年老照片中的中山码头、原安全区以及当下南京的新地标南京眼、青奥村等。

那天，他在小粉桥 1 号拉贝旧居邂逅了另一个前来寻找记忆的人——约翰·拉贝的曾外孙克里斯托弗·拉贝。

行走在今日南京的街头，克里斯仿佛与祖父展开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他说，他似乎感觉到了南京对于他那种天然的亲近感。“我觉得我同我的祖父一样，和中国人民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

## 我祖父、伯父都是超级英雄

“叔叔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我和我的家族与南京维系着如此强烈的情感。”马吉家族与南京情感联系的接力棒因此传到了克里斯的手上。今年 5 月，欧战胜利纪念日，克里斯再次来华，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紫金草和平讲堂上，现场朗诵了诗《高高飞翔》，讲述了马吉家族父子两代人在二战东西方战场上的英雄传奇。

这首诗的作者小约翰·吉利斯比·马吉，是约翰·马吉的长子，克里斯的大伯父。小约翰出生于上海，他从父亲那儿了解到日军在南京的种种残暴行径，对侵略者的暴行深恶痛绝。欧战爆发后，他母亲的祖国英国正遭到德国纳粹的攻击。1940 年 10 月，刚满十八的小约翰加入加拿大皇家空军（当时美国尚未宣战）。经过短暂的训练后，他被派往英国，迎战德国空军。在一次空战中，小约翰的 3 名战友驾驶的飞机全部被德机击中，他是唯一幸存的飞行员。在一次对敌战斗中，小约翰感受到翱翔于蓝天之下云端之上的快乐，也感受到追求自由与正义的喜悦，他写下了《高高飞翔》这首诗。

1941 年 12 月 11 日，小约翰在一次飞行训练中与一架飞机发生碰撞，当